

中国乡土小说丛书

中国乡土小说丛书

四对孪生弟兄 的婚事

七十二大贤的婚事（之一）

黄同甫

中原农民出版社



作者近照

作者小传

黄同甫 当代作家、剧作家。河南省滑县耿范村人。1941年11月6日出生。1966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河南豫剧院编剧。1985年10月调河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现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协常务理事。文学创作二级。出版诗集《伟大的公仆》（合作），中篇小说集《拳师和他的孙子》、《流光皮奇缘》、《鸾风情缘》，长篇小说《盲童的笛声》、《香臭姻缘》，长篇传记文学《狼牙壮士宋学义》、《革命先驱杨介人》，主编文学工具书《历代诗文名句汇要》，参与撰写《中国笔记小说鉴赏辞典》，并任编委。此外，自1964年以来发表散诗八十多首，学术论著4篇。在戏剧创作方面，个人创作或与崔承海等合作戏剧、广播剧计24部（均曾在省以上文艺表演团体、电台、刊物和出版社演出、录制播放、发表或出版）。主要有：大型现代豫剧《百将渡》、《清源颂》，大型新编历史剧《天国误》、《江雨霏霏》，大型革命历史剧《老拳新传》，广播剧《陈赓和娃娃剧团》、《秋雨沙沙》等，并参加豫剧《唐知县审诰命》（后改名《七品芝麻官》）的改编及赴京演出前的修改、定稿工作。先后以诗歌、小说、戏剧、广播剧等创作获国家奖5次，省级奖8次（均包括与人合作的）。其中主要有：《拳师和他的孙子》获1980年至1981年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1981年河南省优秀文艺作品奖；《盲童的笛声》获1994年全国首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提名奖；《陈赓和娃娃剧团》在1983年全国首次儿童广播剧评选中被评为优秀剧目；《唐知县审诰命》在197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中荣获剧本创作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老拳新传》获1981年河南省优秀文艺作品奖；《伟大的公仆》1978年由中国国际书店推荐，在我国于南斯拉夫等四国举办的博览会上展出。

四对孪生弟兄的婚事编委会

主 编	孔凡伦	田天府
副主编	穆新省	魏 鑫
编 委	倪明福	王天云
	王立杰	朱如民
	刘自彬	吕建石

《七十二大贤的婚事》序

何谓“七十二大贤”？

太史公在《孔子世家》中有言：“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孔子及其学说，虽然知之甚少，对于太史公书，恐怕读过的人也寥寥无几，但唯独对于孔子有七十二位高足弟子这件事，却是很知道的，并世代口头相传，尊之为“七十二大贤”。究其“信息”来源，大约当初是从私塾先生那里听来的罢。不过究竟是听来的，所以囫圇吞枣，只知道“七十二大贤”这个说法，并不知“七十二大贤”都是姓甚名谁。如今，我们既要写《七十二大贤的婚事》，所以这事万不可马虎，只得根据有关记载，将“七十二大贤”的花名册开列于后。

古代“七十二大贤”花名册

颜回	闵损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赐	冉求	仲由	宫偃	卜商
曾参	澹台灭明	端木师	高柴	宓不齐
樊须	有若	公西赤	原宪	公冶长
南宫适	公皙哀	曾点	颜路	商瞿

漆雕开	公良孺	秦商	颜刻	司马耕
巫马期	梁鱣	琴牢	冉儒	颜辛
伯虔	公孙宠	曹卹	陈亢	叔仲会
秦祖	奚容点	公祖慈	廉洁	公西与
宰父黑	公西点	穰駟赤	冉季	薛邦
石处	悬亶	左郢	狄黑	商泽
任不齐	荣祈	颜哱	原桃	公肩
秦非	漆雕从	燕级	公夏守	勾井疆
步叔乘	石子蜀	邾选	施之常	申绩
乐欣	颜之仆			

这样说来，这本书所写的，便是颜回、闵损、冉耕、冉雍等七十二人的恋爱故事和婚姻、家庭问题吗？谨奉告：非也。这倒不是故意卖关子；更不敢说话不算话，在这里随便糊弄大家。说实在的，我倒真愿意把颜回他们的婚事，一桩一桩地、津津有味地讲述给大家听呢！只是不能。咋哩？鲁迅先生说过：“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不瞒诸位说，我经过一番研究发现，不论是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还是在其他有关的古代典籍中，关于颜回他们“婚事”的记载，实在是少得可怜！我自己孤陋寡闻，又是急来抱佛脚，所以研究来研究去，只搞到了几条资料。一是关于公冶长的，说他“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一是关于南宫适的，说他“以智自将，世清不废，世浊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第三条是关于曾参的。说曾参“志存孝道”，虽然后母待他很不好，但他仍然非常孝顺。有一回，曾参的妻子“以梨蒸不熟”，献给婆婆吃了。曾参知道后很恼火，就跟她打了离婚；有人劝他说：“这算什么大事？并没犯‘七出’的条款嘛！”曾参说：“梨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到底把妻子给休了，并且从此没有再讨老婆。曾参孝则孝矣，但是你听听他那话音，可真是是个书呆子呀！第四条是关于梁鱣和商瞿的。说的是梁鱣字叔鱼，年三十未育子，便打算跟老婆离婚。商瞿却用现身说法规

劝道：“你算了吧！我三十八岁那年还没有儿子，母亲为我又娶了一房妻室。恰巧这时夫子派我到齐国出差，母亲为了早一天抱上孙子，就想把我留下来，不让去。夫子说，老嫂子，别发愁，瞿过四十当有五子。嘿，今日果然应验了夫子的话！叔鱼，据我看，你恐怕本来就是得子晚的缘故，未必是你妻子的过错。”梁鱣听了商瞿的话，没有跟老婆离婚。两年后，老婆果然为他生了个胖小子呢……

以上就是我搜集到的全部资料。明眼人不难看出：就凭这点鸡零狗碎的材料，能中什么用呢？不错，“七十二大贤”之中，除以上五人外，颜回是“不幸短命死矣”，虽则短命，但也活了三十二岁。家里固然是穷喇喇的，但据到过曲阜、看过颜庙的朋友们讲，他确实是曾讨过老婆的——不过详情却不得而知，至于其余的人，有的是“家富累千金”，有的是“仕卫为大夫”，有的出任了武城宰，有的干上了临淄宰，还有的是当上了教书匠……推想起来，这些人大概都曾讨过老婆，也就是说，都曾有过“婚事”的。但古书上既无记载，也就无法可想。采访吗？石狮子的屁股——没门儿！他们和他们同时代的人，大约都已经死去二千四百多年了，还找谁问去？倘若定要硬起头皮来写，那就只剩下一个法子了：河里飘箬篙——鳖编！但是，这样做显然是违背一般创作规律的；而且，这样“鳖编”出来的故事，向谁兜售呢？谁肯傻蛋似的，大睁两眼，听你红口白牙，胡说乱道？所以我掂算来掂算去，越想越觉得颜回、闵损这《七十二大贤的婚事》不能写，也写不成！眼看着是个萝卜嘛，自己不蠢不傻哩，何必一屁股坐上去呢？

写到这里，或许会有人诧异地质问道：“你扎了这么个大圈子，怎么却说出这些没气力的话来？我请问：你这‘七十二大贤’到底是指谁说哩？你这《七十二大贤的婚事》，到底是记述了哪七十二个人的恋爱故事和婚姻、家庭问题？喂呀呀！听了这番质问，我心里不免有些发虚。说句良心话，我所说的“七十二大贤”，不但和颜回、闵损这班圣人之徒毫无瓜葛，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呢！借用农

民的一句话来形容：你就是拿根麻绳拴，也拴不到一块儿哩！所以深怕因此遭到别人的指责，说什么企图鱼目混珠呀，甚至是企图冒名顶替呀，再不然就是企图和名人攀扯在一起，拉大旗作虎皮，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呀……等等。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不错，我所说的“七十二大贤”，的确都是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芸芸众生，草木之人。在过去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之中，有的或因家境贫寒，在人前直不起腰来；有的或因流光皮、不争气，自己混塌了台；有的则因政治风云突变，一时不慎弄砸了锅；有的则因身患残疾，自觉低人一等；还有的是因受家庭株连，困顿潦倒；更有的是因为大锅饭、大呼隆，弄得他忙牛掉井里，有力使不上……凡此种种原因，致使得这七十二个男子汉，在东栾庄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遭人白眼，被人下看，甚至于连个老婆都没混上！说到这里，咱已经把话敲明亮响：所谓“七十二大贤”，原来不过是“七十二光棍”！但我要郑重声明：把七十二光棍称做“七十二大贤”，首先没有鱼目混珠、冒名顶替和拉大旗作虎皮的企图；其次更没有小视圣人之徒、故意玷辱斯文的意思。实际上，这种叫法并不是我首先“发明”的，究竟是谁第一个这样叫的，现已无从查考。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仅在数年之前，在东栾庄人们的口头上，“七十二大贤”这个词组的使用次数，是仅次于诸如吃饭、睡觉、屙屎、撒尿这些日常生活用语，而居于第五位的。这是因为，一来是光棍汉们为他们能有这么个共同的雅号而感到满意——凭咋说，总比老光棍、小光棍、栾光棍、丁光棍这些称呼听起来文气些、顺耳些吧？二来是不知怎的，村上的人听了这叫法，一个个都眉开眼笑，觉得这称呼怪贴切，蛮有意思哩！所以大家都乐于使用，一时间竟是脍炙人口，变得非常时髦了。光棍汉们将它当做聊以解嘲的自称，张口闭口总爱说：咱们“七十二大贤”如何如何；其他的人呢，则把它当做对光棍汉们的谑称，张口闭口离不了：咱村的“七十二大贤”怎样怎样。就连那些老婆婆和小孩子们，平时也“七十二大贤”长、“七十二大贤”短地乱说乱叫。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节,真是“七十二大贤”的全盛时期。其名气之大,不仅在东栾庄尽人皆知,就连附近的十里八村,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这些村上的乡亲们见了面,就像传播头条新闻似的相互询问道:“听说了吧?东栾庄又出了个‘七十二大贤’!哈哈……”鉴于我们已经把古代“七十二大贤”的花名册予以公布,为了不至于留下“厚此薄彼”、“厚古薄今”一类的话柄,现特将东栾庄“七十二大贤”的花名册也开列于下,以备不时查考之用。

当代东栾庄“七十二大贤”花名册

栾大有	栾二有	栾 犁	栾 耙	栾石碾
栾石头	栾 香	栾 臭	栾 文	栾 武
栾文山	栾文海	栾文深	栾文博	栾得昌
栾得盛	栾得富	栾得贵	栾得月	栾得明
栾得第	栾得法	栾得平	栾得安	栾得利
栾思勤	栾思俭	栾思仁	栾思义	栾思温
栾思良	栾思让	栾思广	栾思远	栾思道
栾思进	栾思退	丁建国	丁建社	丁建立
丁建业	丁建勇	丁建峰	丁老大	丁老三
丁老八	丁守泰	丁守荣	丁守康	丁守田
丁守生	丁守望	丁守家	焦 麦	焦 豆
焦启明	焦启后	焦启程	焦启志	焦大腕
焦二丙	马树木	马树林	马树礼	马树芳
马树勋	马 驹	田 地	田苗旺	田中秋
田金秋	田丰收			

行文至此,恐不免为高明之士哂笑和讥讽:“嘻,又是光棍娶老婆的老套子!狗屎猫蛋,有伤大雅……”听了这番指教,自觉受益匪浅。老套子吗?诚然,自打建国以来,光棍汉们纷纷给拥入文学艺术的殿堂,恐怕也非止一次了。土改时候,贫苦农民翻身解放,于是在一些作者的笔下,光棍汉们很忙乎了一阵,忙什么呢?忙着娶老婆

呀！后来是合作化时期，单干的农民摆脱了小生产的羁绊，走上了集体化的康庄大道，于是光棍汉们又忙乎了一通，兴头了一阵，这一回，自然还是忙着娶老婆。接着是“农业学大赛”改变了落后面貌，于是光棍汉们又交上了桃花运，引来了金凤凰……如今，已经进入了八十年代，又亮出这个题目，不是老套子，又是什么呢？

但凡事都有个几折几讲。就拿合作化来说吧，虽然使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但紧接着又搞“大跃时”，出现了大锅饭、大呼隆的弊端。一个棒劳力撅着屁股干一天，挣上个毛儿八分钱；一家子注起腰干一年，分上个几十斤、百把斤的口粮。当此之时，光棍汉们指望什么娶老婆？“喂起猪，打起圈，娶起老婆管起饭。”这句老没牙了的俗话，虽不免会引起妇女同志的反感，但它确实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是现实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再说“农业学大赛”，成天搞什么“大批促大干”哩，“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哩，等等。结果是大抓阶级斗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成串游街，闹得鸡飞狗跳。当此之时，光棍汉们又指望什么娶老婆呀？他们注定还得打光棍！作者们说他娶上了老婆，那不过是粉饰和虚夸而已。如今，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改革之风，吹遍了穷乡僻壤；富民政策，使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少数农民发财了，变富了；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当然，还有少数农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当此之时，光棍娶老婆才变得真正有了可能！但即使现在，也还有少数光棍娶不起老婆，那也只得熬着罢了。所以仅从真实性这一点着眼，《七十二大贤的婚事》就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老套子”。而且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纵是同一题材，焉知不能花样翻新，别开蹊径？况且，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时代潮流不断发展，这一点，说不定会为本书带来新的、不同的风貌哩！

至于“狗屎猫蛋，有伤大雅”的问题，我一时还难于苟同。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民以食为天”。但是光棍汉们却另有自己信奉的格言：“吃不吃，且放后，光棍熬着不好受！”这似乎是一个饱受煎

熬的光棍汉的灵魂，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痛苦呐喊。对此，我们可以无动于衷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或先甜后苦，或苦尽甘来，或舒适安逸，或忙碌辛苦，或奋发有为，或默默无闻……总之，别人都是这样度过自己的人生的。那么，为什么独不许他们这样呢？难道他们活该是“人生一世，光棍一条”吗？假如把他们的“婚事”看成“狗屎猫蛋”的小事情，他们必定会强烈抗议道：“你饱汉不知饿汉饥哩！”实际上，光棍娶老婆决不是“狗屎猫蛋，有伤大雅”。恰恰相反，要是我们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那才是“有伤大雅”哩！举例来说吧，在“七十二大贤”的全盛时期，东栾庄被人们讥笑为“东乱庄”。乱在哪里呢？乱在阶级斗争上吗？不是。乱在阶级敌人的破坏上吗？也不是。乱就乱在“七十二大贤”没有老婆上！你想嘛，在这个大约一千二三百口人的村子里，有这么七十二个生力军搁在那里，他们会安分守己吗？不会！他们确实已经成为村子里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了。他们看见人家夫妻成双成对，热热和和，亲亲密密，有说有笑的；再看看自己呢？却是身单影只，像个老孤雁似的！人家有老婆的下晌回来，热汤、热水，要啥有啥；自己干一晌回到家里，却是清锅冷灶，还得现点火，现烧饭！不错，他们也曾听人讲过画儿里的女人走下来为光棍汉煮饭的故事，但那究竟不过是讲故事罢了，哪里能当真呢？再说穿的，人家是夏有单，冬有棉，一年到头，鞋袜整齐；自己呢，夏天赤膊露膀，冬天棉袄开“花”！窝里窝囊，邋里邋遢的，都站不到人跟前去呀！还有一事，更是人比人，气死人：人家夏天热了，有老婆打扇；冬天冷了，有老婆暖脚。可自己呢？尿！热了汗出如浆，冷了由你筛糠！谁管你的事？谁理你的茬儿？“人非木石，安能无情”？这种种差别，一目了然地摆在当面，“七十二大贤”真是感受至深、感慨系之啊！于是，在他们之中，满心嫉妒的也有；暗暗垂涎的也有；死皮赖脸，跟女人打情骂俏的也有；自然，凑凑摸摸动手动脚的也有；甚至于有的竟像肆无忌惮的老公鸡，咯咯咯在一边乱转，瞅空子直想“压

蛋儿”……这其中的“咕咕啍儿”，咱也不必一桩一件细说细讲了。总之是东栾庄自此扰攘多事，乱了套——变成“东乱庄”了。由此不难看出：解决“七十二大贤”的婚事问题，真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呢！当然喽，即使解决了“七十二大贤”的婚事问题，就一定能保证“东乱庄”从此不乱吗？我们只能说，情况肯定会好得多。至于绝对不乱，谁敢打这个包票呢？那些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什么地方没有？那些坚持认为孩子是自家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的人，又是意欲何为？但这个问题似乎扯远了点——恕不多说了。

最近，有位朋友自某县扶贫归来，对我说：那地方有个偌大的村落，穷得整整八年没娶过一个新媳妇，因此连年被当地政府评为“计划生育模范村”。他说罢，自己禁不住大笑起来。我可没笑，但我因此却坚定了写这本书的信心。不过，我的本意可不是借以向光棍汉们提供一个娶老婆的“实用大全”，或者是一部什么参考书之类。说实在的，要是抱着这个想法，那就太急功近利，而且也显得目光短浅了。我只是由此想到：即使在目前这样的好的时期内，像“七十二大贤”能够这样成批地解决“婚事”问题——虽然其结果不尽相同，但毕竟也算十分幸运的了，是来之不易、足可珍视的。怎么会是“狗屎猫蛋，有伤大雅”呢？

其实，光棍娶老婆，归根结底也是男女之情、夫妇之爱。不但不应小觑，还是一番光明正大的事业哩！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夫妇看做“人伦之始”，而给予高度重视。君不见《诗经》乎？《诗经》以《国风》为首，而《国风》的第一篇就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固然不是写的“光棍娶老婆”，但它写的是“男女之情”，这一点却毫无疑问。司马迁还评论道：诗经“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云云，《诗经》，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呀！它是由孔子亲自删定的儒家经典之一。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这样道貌岸然的老先生，不但不把这等事看做“狗屎猫蛋，有伤大雅”，相反，却把它抬得这么高，看得这么重，这对我们也

许会有一些有益的启示吧！

我之所以如此不惜齿牙，为“光棍娶老婆”这个题材竭力辩解，实在还基于以下的认识和想法。我们常听人说：“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那么，在浩瀚的、无边无岸的生活的大海里，有多少这样的“一滴水”呢？数以万计吗？数以亿计吗？我看没有谁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有一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加以断定呢？即在这无限多的（恕我姑且这么说吧）可以反映太阳的水滴中，爱情这滴水，恐怕是最晶莹、最明澈、最有可能接近正确地反映太阳了。因为爱情这东西是搀不得假的！既然光棍汉的爱情也是爱情，因此毫无疑问，它同样具有一般爱情所具有的这一“特性”。要是这个断定大体上不十分谬误的话，那么，通过对“七十二大贤”婚事的描写，则我们不仅能够、也许还可以更好地展现当代农村的风貌，并打开人们心灵的窗扉呢！写爱情，以见人情、世态；写婚嫁，以见风俗、民情。而且我们已经说过，“七十二大贤”的婚事，其结果是不尽相同的：有喜剧，有悲剧，有正剧，也有闹剧。一言以蔽之：这些都是人生的活剧。看一看这些普通百姓在生活的激浪中所遭遇到的悲欢离合，再细细体味一下他们从心灵深处迸发出的喜怒哀乐之情，这对于我们说不定会有所裨益呢！即令无所裨益，想来也无甚大害，权且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其次，是想在这里占用点篇幅，把东栾庄说道几句。按道理说，东栾庄是“七十二大贤”的家乡，又是本书中绝大多数的故事发生、发展和最后收束的典型的环境，不花些气力好好描写一下还行吗？但如果真要我拿出现实主义的严谨笔法，“周吴郑王”地将东栾庄描写一番，自己反倒踌躇起来。一是感到才力不够，没有巴尔扎克那样的描写本领；二是觉得动那么大劲头描写个东栾庄，犯得着吗？你也许到过豫北平原吧？这东栾庄便是豫北平原上一个平常而又平常的村子。实在没什么好“描写”的。夏天树木青腾腾的，看起来蛮有生气；冬天树木光秃秃哩，看起来就显得荒凉萧索了。随

便站在什么地方举目四望，都是一眼抹不到边的平川旷野。用常用的字眼来形容，是“一马平川，一望无际”；借用个文雅的字眼来形容，是“广袤的开阔地”。只有在天朗气清的日子，当又大又红的落日缓缓下山的时候，眼睛好的年轻人似乎可以隐约望见那远在天边的太行山黑色的山脊。但也不过是似乎望见而已。有一年的春上，一个山里人从这里路过，坐在村边的麦场上吃干粮、歇脚。当他把讨来的一碗热汤灌下肚以后，不禁兴致勃勃地说道：“爷儿们！你们这里，地面真宽、真大呀，跟俺山里头可大不一样！在你们这儿，咳！打差脚，撂二脚，凭咋也跌不到岩坎儿底下！这不，躺在地上随便翻拨浪打滚儿，打滚儿翻拨浪，哈哈！也不怕滚到山涧沟里去……”几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有谁小声咕哝道：“嘿，真是个山里老鸹——白脖儿！”其实，这山里人形容得何尝不好呢？除了地面又宽又大以外，还有一点可说的，是这里地处黄河故道。据东栾庄的老人们说，至少在岳飞大战金兀术的前前后后，黄河还是流经这里呢！这有什么凭据吗？也许可以从县志上找到有关记载的罢。但是老百姓什么时候查过县志？他们所以这样说，其根据就是：从这里往西北上去，十几里有泥马庙遗迹，即传说中的泥马渡康王的地方。这意思自然是说：当时的泥马庙位于黄河北岸，康王从金兀术的大营里逃亡到黄河边上，就是从泥马庙跨上泥马渡过黄河的。看东栾庄老人们的意思，似乎东栾庄这块地方当时正处在河心，说不定康王骑着泥马还紧从这里经过呢！这是东栾庄的老人们世代津津乐道的事。看他们喷得天花乱坠、眉飞色舞的样子，似乎还想沾点“护驾有功”的光哩！只可惜这个说法与《说岳全传》上写的并不相符——那也只好由它了。这种事，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有心思去细加考究呢？至于黄河是在什么时候改的道——由这里滚到东北上去的，这怕连东栾庄的老人们都感到茫然，我们自然更无从知道了。但既然地处黄河故道，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的土质吗？想来无非是沙地、碱地，至多也不过是胶泥板

地之类吧？其实也不尽然。大约改道的时间很久了，在数百年漫长的岁月里，经过多少代农民的辛勤耕作和不断改良，时至今日，土质已经大大改变了。沙地、碱地虽然还有，不过十成倒有九成的土地已经变成两合土了。你听东栾庄的庄稼汉们是怎样呱哒顺口溜的：“种地要种两合土，买牛要买抓地虎，娶老婆要娶大屁股。”然而曾几何时，东栾庄的庄稼汉们并没有把他们引以自豪的土地侍弄好；他们虽然把娶老婆的“秘诀”背得滚瓜烂熟，但“七十二大贤”却恰恰出在了他们中间，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好在历史终于发生了一个新的、伟大的转折，东栾庄庄稼汉们巴望的好日子终于给盼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七十二大贤”的婚事，才有可能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对此，我再次表示莫大的欣慰。

最后，是关于文体方面的。饱学之士看了，不免会摇头道：“你这个东西算是什么呢？中长篇系列小说？多卷本小说集吗？抑或是多卷本故事集呢？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既然无以名之，那么且叫它‘四不像’如何？”听了饱学之士的指教，在下深以为是，欣然应道：“好哩，就这么称呼它吧！”好在文章之道，达意为上，只要它能说明自己想说的东西，管它像什么，管它是什么呢！倒是农民常说的一句似乎粗鄙、实则却包含深刻哲理的俗话，给了我勇气和信心。这句俗话是：“去个屎！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以上算是序

黄同甫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豫北平原的东栾庄。阵容强大而整齐的光棍汉队伍，被人们戏谑地称之为“七十二大贤”。而在“当代东栾庄七十二大贤花名册”中名列前茅的四对孪生弟兄——栾大有、栾二有、栾犁、栾耙、栾石碾、栾石头、栾香、栾臭等人的婚事，无疑在“七十二大贤”的婚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光辉的一页。本书以澎湃的激情、喜剧的幽默、生动诙谐的笔致，以及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叙述方式，真实地描绘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奋斗历程、艰难跋涉、痛苦与追求、忧愁和欢乐……写爱情，以见人情、世态；写婚嫁，以见风俗、民情。于娓娓叙述中，展现了豫北地区的时代风貌，刻画和塑造了当代各种类型的农民形象，描绘出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

作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道地的中国乡土风格和中国气派。

目 录

第一对孪生弟兄栾大有栾二有的婚事	(1)
第二对孪生弟兄栾犁栾耙的婚事	(48)
第三对孪生弟兄栾石碾栾石头的婚事	(135)
第四对孪生弟兄栾香栾臭的婚事	(229)